

- [8] Yang X, Min X, He W. Sequential development of multifocal recurrent nonHodgkin's lymphoma of mucosaassociated lymphoid tissue and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in a single patient: a case report [J]. Medicine (Baltimore), 2018, 97 (21): E10845.
- [9] Tomuleasa C, Iluta S, Pasca S, et al. Complete metabolic remission in an 84year old patient with relapsed/refractory diffuse large Bcell lymphoma following combination immunotherapy with lenalidomide plus rituximab [J]. Int J Hematol, 2020, 112 (4): 597-598.

晚期乳腺癌伴胃转移1例报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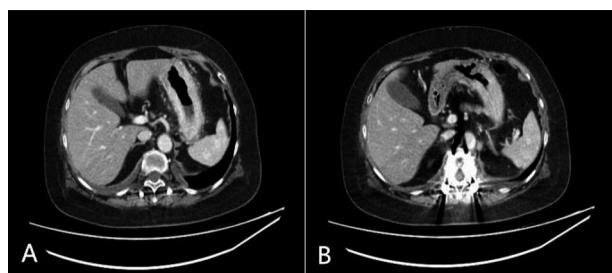
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肿瘤科（福州350108） 林芳峰 王文武¹ 陈碧茵

2020年全球癌症发病情况研究进展数据显示，乳腺癌已经超越肺癌，成为全球发病率最高的癌症，估计每年有230万新发病例，约占所有新发癌症病例的11.7%^[1]。乳腺癌常见的远处转移部位为脑、肺、肝、骨、淋巴结，转移率约4%~43%，而发生胃肠道转移尤为罕见，发生率约为0.3%^[2]。乳腺癌胃转移主要表现为肿瘤胃黏膜下浸润性生长，与原发性胃癌常常难以鉴别，而二者的鉴别对于治疗方案的制订显得至关重要。我院收治的1例晚期乳腺癌术后发生胃转移的患者，现报告如下。

1 病历资料

患者女，70岁，既往体健，2017年6月因“腰痛”行腰椎磁共振成像（MRI）：第2腰椎（L₂）椎体骨质破坏伴软组织肿块，考虑转移瘤。骨放射性核素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（ECT）示：L₂椎体异常放射性浓聚，考虑恶性病变可能。行L₂椎体病灶活检，病理示：转移性低分化癌，倾向乳腺、肺和女性生殖系统来源。进一步行乳腺彩超：左乳外上象限低回声结节（大小约1.0 cm×1.0 cm）伴周围导管扩张，左乳外上象限低回声不均区，腋窝未见肿大淋巴结。2017年7月4日行左乳结节活检示：浸润性小叶癌。免疫组化：雌激素受体（ER）（2%，弱），孕激素受体（PR）（-），HER-2（2+），Ki-67（5%），程序性死亡受体1（PD-1）（-），程序性死亡受体-配体1（PDL-1）（-），PMS2（+），MLH1（+），MLH2（+），MSH6（+）；HER-2的荧光原位杂交技术（FISH）检测：阴性。2017年8月至2017年11月行6周期“多西他赛”化疗，肿物未见明显缩小。因患者强烈要求手术，2017年12月行左侧乳房切除术+左侧腋窝淋巴清扫术，术后病理示：浸润性小叶性癌（最大直径约5.5 cm），侵及周围乳腺组织，乳头、皮肤及基底切缘未见癌组织累及。腋窝淋巴结（0/16）未见转移癌。术后口服“依西美坦”内分泌治疗。2018年11月复查CT提示椎体转移病灶进展，2018年12月14日行1周期

“紫杉醇（白蛋白结合型）+卡铂”化疗，并针对腰椎转移灶行一程放疗（总剂量350Gy/10f），随后定期复查病情稳定。NGS检测：BRCA1/2未见突变。2019年6—10月行“卡培他滨”治疗，期间复查提示病情稳定。2020年7月复查脊柱MR增强示：T₂、T₈、T₁₀、L₂椎体异常强化信号，考虑转移。腹部CT平扫+增强示：胃体上部局限性异常强化，考虑转移（图1）。2020年7月，胃镜检查提示：胃溃疡（愈合期，恶性待排？），胃体隆起病变（恶性待排？）（图2）。活检病理：（胃体）见转移癌，符合乳腺小叶癌胃转移。（胃窦）转移癌，符合乳腺小叶癌胃转移。免疫组化：CK-p（+），GATA3（+），Ki-67（10%），ER（5%），PR（0），HER-2（2+），CDX-2（2+）。HER-2的FISH检测呈阴性。2020年8月行“腹腔镜检查+全胃切除伴食管空肠吻合术+空肠吻合术（Roux-enY吻合）”，术后病理：（全胃）低分化癌，符合转移性乳腺小叶癌，侵犯胃周网膜组织及浆膜层，伴神经侵犯及脉管内癌栓，上切端未见癌累及（图3）。术后恢复可，未行抗肿瘤治疗。2020年12月复查提示：腹腔大量积液，遂予行两周期“顺铂”腹腔灌注，2021年1月至2021年3月行3周期“艾立布林”化疗，其中第3周期化疗后出现粒细胞缺乏，故予暂停抗肿瘤治疗。2021年8月复查诊断恶性胸腔积液、恶性腹腔积液，考虑病情进展，改行3周期“阿特珠单抗+贝伐珠单抗”免疫联合靶向抗血管生成治疗，两周期疗效评价病情稳定。



注：A显示胃体上部，B显示胃体上部和下部。胃体上部局限性异常强化，考虑转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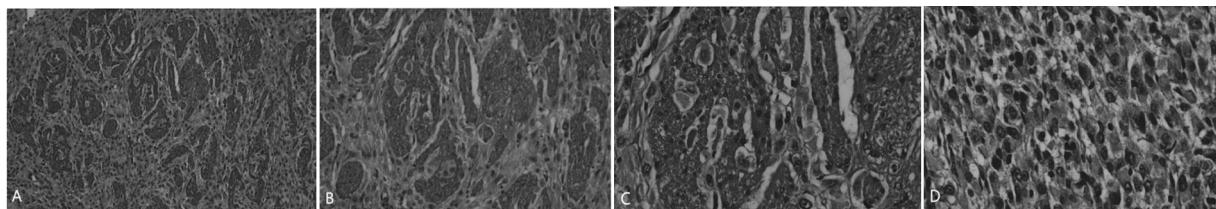
图1 腹部CT平扫+增强扫描图



注：A，（胃窦）小弯侧见一线性溃疡，周围黏膜充血水肿；B，胃体小弯胃壁增厚，见结节样隆起，表面稍凹陷，黏膜充血糜烂；C，（胃体）胃壁增厚，皱襞粗大，蠕动功能减退，可见胃内容物潴留。

图2 胃镜检查图

1 通信作者，Email: wangww2003@aliyun.com



注：A，肿瘤细胞成浸润性生长，破坏肠壁固有肌层（HE $\times 100$ ）；B，细胞黏附性差，成流水样排列（HE $\times 200$ ）；C，肿瘤细胞呈圆形、卵圆形，呈束状或单个散在分布（HE $\times 400$ ）；D，肿瘤细胞胞浆丰富，呈嗜酸性，细胞核呈圆形、卵圆形，部分可见明显核仁（HE $\times 400$ ）。

图 3 胃癌根治术后病理镜检图

2 讨论

乳腺癌是我国发病率最高的恶性肿瘤，大约 10%~20% 的患者确诊乳腺癌时存在转移，虽然经过规范抗肿瘤治疗后仍有约 40% 患者发生远处转移风险，但转移到胃的情况极其罕见。临床报道发现乳腺癌发生胃转移大约 0.3%，但在尸检病例报告中达到 8%~18%。乳腺浸润性小叶癌是乳腺癌的一种特殊亚型，相比浸润性导管癌，浸润性小叶癌发生胃肠道转移更为常见，约占乳腺癌胃转移 70%~75%^[3-4]。胃转移性乳腺小叶癌的临床表现、影像学和内镜检查结果无特异性，与原发性胃癌相似，导致鉴别诊断困难^[5]，需要通过免疫组织化学染色进行有效鉴别。研究表明^[3]，转录因子 GATA-3 在正常人乳腺腔细胞中表达，GATA-3 表达用于诊断乳腺原发性肿瘤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分别为 100%、98%，阳性预测值 96.8%，阴性预测值 100%。乳腺囊肿液中主要成分 GCDFP-15 是乳腺癌中最具再现性的，它由泌乳素刺激产生。GCDFP-15 作为转移性乳腺癌的诊断标记物，其敏感度在 55%~76%，特异性高达 95%~100%^[6]。Mammaglobin 作为乳腺来源的相对特异性抗体，该抗体在乳腺癌中的表达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 7%~84%、85%~100%^[7]。在转移性乳腺癌中，肿瘤细胞表达 CK7，不表达 CK20，在消化道肿瘤中则相反；联合两者检测有助于鉴别。本例患者胃体肿瘤的免疫组织化学染色提示 ER (5%)、GATA3 (+)，考虑乳腺癌来源。因此临幊上对于患有乳腺癌病史，胃镜活检提示恶变时，且不符合原发性胃癌征象时，可联合应用免疫组织化学检测方法判断恶性肿瘤细胞来源，以排除乳腺癌转移来源，但是不推荐单独使用一种标记物判断肿瘤发生来源。

乳腺癌发生胃转移后，平均生存期为 28 个月^[8]。乳腺癌发生胃转移的患者无手术指征，建议根据分子分型、既往治疗方案，选择相应的治疗方案。如若存在消化道梗阻或出血等可行姑息性外科手术切除。本例系晚期乳腺癌伴全身多发转移，根据术后分子分型提示 HER-2 的 FISH 阴性、ER (5%)、PR (0)，缺乏有效的抗 HER-2 靶向治疗，经多周期化疗和内分泌治疗后疗效不佳，并且存在不可耐受的不良反应，预示恶性程度更高，侵袭性强，生存期短，预后不良等，后线治疗可参照三阴性乳腺癌治疗手段。PD-1/PD-L1 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具有很好的协同增效作用，相关的临床研究也已初显成效，有望成为大部分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治疗的有效治疗方案之一。两药联合的结果表明，无论 PD-L1 表达状态如何，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患者均可获益，

PD-L1 表达水平越高，从联合免疫治疗方案中获益的程度可能越高^[9]。本例后线治疗中采取 PD-L1 单抗联合抗血管生成靶向治疗，3 周期治疗后病情稳定，亦是 HER-2 阴性、激素受体低表达晚期乳腺癌治疗新希望，其疗效如何有待更多的临床研究证实。

综上所述，有乳腺小叶癌病史的患者，应该提高警惕乳腺癌继发胃转移的情况，在影像提示异常，或者患者出现相应症状时要积极完善消化内镜检查。若活检病理发现异型细胞时，应联合免疫组化检测方法，注意甄别是否为乳腺肿瘤细胞来源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曹毛毛, 陈万青. GLOBOCAN 2020 全球癌症统计数据解读 [J]. 中国医学前沿杂志: 电子版, 2021, 13 (3): 63-69.
- [2] Xu L, Liang S, Yan N, et al. Metastatic gastric cancer from breast carcinoma: a report of 78 cases [J]. Oncol Lett, 2017, 14 (4): 4069-4077.
- [3] Pectasides D, Psyri A, Pliarchopoulou K, et al. Gastric metastases originating from breast cancer: report of 8 cases and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[J]. Anticancer Res, 2009, 29 (11): 4759-4763.
- [4] 李嘉敏, 詹永通, 张清. 乳腺癌胃转移一例 [J]. 中华乳腺病杂志: 电子版, 2020, 14 (5): 317-319.
- [5] Hui Y, Wang Y, Nam G, et al. Differentiating breast carcinoma with signet ring features from gastrointestinal signet ring carcinoma: assessment of immunohistochemical markers [J]. Hum Pathol, 2018, 77: 11-19.
- [6] Bravo Neto G P, dos Santos E G, et al. Lymph node metastasis in early gastric cancer [J]. Rev Col Bras Cir, 2014, 41 (1): 11-17.
- [7] Gown A M, Fulton R S, Kandalaft P L. Markers of metastatic carcinoma of breast origin [J]. Histopathology, 2016, 68: 86-95.
- [8] McLemore E C, Pockaj B A, Reynolds C, et al. Breast cancer: presentation and intervention in women with gastrointestinal metastasis and carcinomatosis [J]. Ann Surg Oncol, 2005, 12 (11): 886-894.
- [9] 黄世芬, 令晓玲. PD-1/PD-L1 抑制剂联合抗血管生成药物治疗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研究进展 [J]. 肿瘤防治研究, 2021, 48 (1): 75-81.